



0413
64
8



門 仁 3
號 64
卷 5



論衡卷十四樂之文不費王員之樂矣

狀留篇也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
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
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
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三寸著
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
遲留曆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
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

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負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未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胷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

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此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聞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蹠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

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

之水。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也。不崇一朝。輒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闇長史。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

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奸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

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為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為災。麒麟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鷲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鼃躍躁於靈龜。虵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漏。酒。暴。熟。者。易。酸。醞。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為。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胷。腹。

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餐之謗誼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楮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溫篇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溫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更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為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

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為小發不為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察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

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

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慍、恚、慍、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

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洒洒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為變也、如用刑

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
爲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
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
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
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
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
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
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
變復之家。因緣各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

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爲。而謂寒溫獨應政治。
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虛。
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
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人有
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
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爾邑
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
轉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
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穀。如審

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坎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非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

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

論衡卷十四
九
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
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奪天時乎
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
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
復之家以刑罰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
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且雨氣溫且
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
且暘反寒暘且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
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為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
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為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
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
楚辭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予乎災異為譴告故
嚴正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
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
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
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

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

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爲寒爲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琴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

言律
卷十四
十一
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暗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為誤，非也。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者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為驕，商子可順為慢，必須加之橋梓。

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暉于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為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為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謹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土，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臯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

之負豕、二言之於除臯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
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
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色
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
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
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
繆公好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
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溼
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聞

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
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
寬惡也、夫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
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
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教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
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
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汎肯譴
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
合德、聖賢以善返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

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僊，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
僊僊。宜讀為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
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
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
效，乎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
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告人，若
及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為賦頌，令兩帝惑而不
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為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
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

與之俱保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
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
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
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
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
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
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
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
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

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人入為羣黨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惡人與共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於溫一有寒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煨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

顧可言人君為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為人君為寒為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為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譴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皴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譴告誅

言後
卷十四
十五
伐猶爲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
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
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卽不爲譴告一有復告復字何故
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
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
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
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
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
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

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災惑徙處必然之驗故
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
自然無爲轉爲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
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
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
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
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
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廬其道於
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

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使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皆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於文祖，不言受終於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

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十四終

論衡卷十五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為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

論衡卷十五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為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

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羊足
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蟻絃緩、固疾發、此
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
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
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
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
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
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
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蚰出、起陽氣也、夜及半而鶴

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
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
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
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
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
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
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
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
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

為田家五行作備

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
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
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
為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
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
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
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
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
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

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
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
含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擊於心矣心有所
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
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為韜杆之杆杆東則旒隨
而西荀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也鉤
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
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
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

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筭或作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燿。鼎者何也。鐘長而筭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太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

蕨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撥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蕨之細。負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未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篋。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為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况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初

之寃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
 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卞其
 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
 和、見拘之寃、孰與卞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
 不如泣、拘固不如卞、料計寃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
 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
 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
 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
 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

徙或拘
也之誤

十萬之寃、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墮之啼、度過拘囚
 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慘、劾告無
 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寃、劾告、無罪於上天也、
 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
 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
 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
 也、中州丙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
 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
 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

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
知已之寃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
寒而因呼天平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睢爲須賈所
讒魏齊慘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
流血二子寃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
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
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
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
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

餘丈襄子繫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
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
墻自壞誰哭於秦官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
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
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
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
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
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
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

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况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

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古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絳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矣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言復
卷十五
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暘為旱旱應亢陽湛應沈
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
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且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
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為政前後若一然
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
穰米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
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
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
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

雨雨猶自暘暘濟雨齊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
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為主不說於天也夫人
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雪旱
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
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
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
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為天下占房為九州候月
之南北非獨為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

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為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為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

市五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為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中、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禘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

水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請祭水，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賞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未出其泣，惠人終不爲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

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聞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其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

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

僞恐爲之

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

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割痛慙慙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幸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鄴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一有也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

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慎

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
間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
仲知非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
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
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
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
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
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

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
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
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
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
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
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
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
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
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

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黠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
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
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
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
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
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
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
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
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人、能飲

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荅享、推祭
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
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
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
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鄆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惓
惓、樂之意、歡忻、惓惓、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
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
盡已、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
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

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
 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
 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
 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若詰不問
 甘對導才低仰欲求禪也砥不劇厲欲求銘也推春
 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
 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
 仲舒之黨為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
 曰雩之雩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
 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
 地母之黨類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
 陽繆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
 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
 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
 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
 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

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
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
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
也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
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
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
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
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上也
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

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
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
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
相違及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
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孰
書以泣過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
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
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修辱以滅其蠱
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爲之厭合人意今致雨

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
塞、苟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
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
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蝨、蝨、同類
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蝨、推破螺、蚌、
爲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
吏卒部民、塹道作堦、榜驅內於塹、堦、杷、蝗、積聚、以千
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陰之類、雨安肯
霽、尚書太傅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

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
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
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
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
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
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
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
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
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

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沈溺
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
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
縈之助穀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
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
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
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
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
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

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
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
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
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
書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猶
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猶自雨
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
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
癘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

醫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
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
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
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
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
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
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
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
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

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
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
也以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毋事地
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
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
禮以鼓助號呼鳴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
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
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大盛雨漑不霽
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

言後
卷十五
十
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筭。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天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及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眾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為攻之，故攻母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場也。賜氣實微，故用物。

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上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幄字一本作摺以俟其時，無

詞名
卷十五
二十一
惻怛憂民之心、竟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爲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

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十五終

論衡

卷十五

二十一

論衡卷十五
 天行有常，不以喜、不以怒，不以言、不以動。四時行，百物生，日夜更，寒暑節，此天之行也。聖人法天，故其政教亦如之。天行有常，不以喜、不以怒，不以言、不以動。四時行，百物生，日夜更，寒暑節，此天之行也。聖人法天，故其政教亦如之。

論衡卷十六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學，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為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不能

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
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
無雲雨、况偽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
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
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
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
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
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
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

類說非也、夫東風至

一有
感字

洒漑漑、鯨魚死、彗星出、天

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
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
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
也、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
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
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
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為比、二也、齊孟
嘗君夜出秦闕、闕未開、客為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

言後
卷一
一
鷄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偽象致三也李子長爲
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垣以盧
爲櫛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
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
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
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
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
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
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

撥芥磁石鈎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撥芥土龍亦非
真當與磁石鈎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孟樽
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
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
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
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
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偽致真也上
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
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

茶與鬻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茶、鬻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箕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爲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爲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

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上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上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

論衡 卷之六
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
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
形象泣涕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
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
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
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
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
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
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

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
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
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旣效驗有十五、又亦有
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
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
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
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以象
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
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亦當感動、立意

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
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
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
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
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
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
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
果有狀也、龍蹇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
無雲雨、猶舊交相關遠、卒然相見、觀欣歌笑、或至悲

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
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
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
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
龍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其意以為
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姦、采漁於
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

論衡 卷十六
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
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
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
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
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
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
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攫
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
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

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
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
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
吾善其政之不苟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
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
矣政不苟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
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或
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苟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
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

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為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為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為變。魯公牛哀病化為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為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水火害人。

人為蜂蠆所螫為毒氣所中。為火所燔為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牛象熊羆豺狼蝮蠆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為變。蝮蠆閭畜皆食人。人身疆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饑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裸蟲。毛蟲饑食裸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

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為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為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為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為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

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為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堦。其後果薨。魯昭公且出，鸛鶴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遠。賈誼為長沙王傅，鸚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為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鴣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

論衡 卷之六
九
鵠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
光與公孫弘等謀及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
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
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曆入府中
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
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
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

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
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
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
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
應何官吏時謂白布豪民猶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
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
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
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爲穀害或時希出而
斃爲害或常有而爲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曆宣公

履訟而稅應時而有蜾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
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
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
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
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
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
正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
盡變化不常為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
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

說字義點
綴佳

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
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保蟲三百人為之
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
俱為蟲而相食物何為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
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為變不自謂為災凡
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
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
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
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黍

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
案。鄉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
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
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何兔
為姦？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草不
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
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蝎不為怪，獨謂蟲為災，
不遺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蟲，蠱若蛾
矣，粟米饑熟生蠱，夫蠱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

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之種類衆
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醢醬不閉有蟲，飯溫濕有蟲，
書卷不舒有蟲，衣襪不懸有蟲，蝸疽蟾蜍蠹蝦有蟲，
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
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
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
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
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
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虢之類，蜚蠊

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疆大
食細弱知慧及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
獨謂蟲食穀物為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
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
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
是則鄉部吏食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蹠之吏以秋
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
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
而指謂部吏為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溫濕生也以

雅譎

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濕饒餒蟲生不禁藏
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
開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蠱開喋准况衆蟲溫濕所生
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
言傷善青蠅污白同一禍敗詩以為興昌邑王夢西
階下有積蠅矢明且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
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
言之蠅之為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為災乎如
蠅可以為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察蟲害

論衡

卷十六

十三

人者莫如蚊蚋蚊蚋歲生如以蚊蚋應災世間常有
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為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
蚊蚋食人尤當為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為災夫歲生
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為甚人之病疥亦希非
常疥蟲何故不為災且天將雨螻出蚋蜚為與氣相
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
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
暑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為
致也

蔡真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察鳳皇騏
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麀而角麀而角者則是
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
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
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
似麀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麀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
色獸狀如麀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
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

與按麟
當作麀

帝三王臯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麇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牛也顓頊戴牛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卽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肉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

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恒庸鳥獸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臯陶馬口孔子反字設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字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

姓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
恒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
之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
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楊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
庸庸之知、齋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
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
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
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
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

按恒營
作恒

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
卒見、暫聞、而輒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
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
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
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
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
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
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
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

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賜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

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鸛鶴同也。鸛鶴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鸛鶴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於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

從可見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
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
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
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
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
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
有佞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皇愿宣帝之時佞
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
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

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
任使用氣往來進退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
隨多者効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
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
是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黃
龍出於新豐群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
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千信陵孟嘗
食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
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蹠橫行聚黨數千人

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
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
麟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
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
可知鳳皇騏麟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
騏麟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
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
皇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
之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

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麟生有
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
大不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
恒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
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
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
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
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
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

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於沛國蘄縣、宣帝時、鳳皇集於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鳥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鳥復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

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昔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莫莢朱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無常本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騏驎、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麋、謂之騏驎、亦或時生於麋、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鷓鴣、毛奇羽殊、出異衆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

按當
作豈

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
 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
 奇、奇為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
 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絲生禹、瞽瞍生
 舜、舜禹、絲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
 能得嘉禾、恒見桑梁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
 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
 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
 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

種類無常、故曾、皙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
 絕、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
 鷦、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為之也、廢
 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
 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
 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
 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
 氣也、遭善而為和、遇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政、
 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

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則鷹
變爲鳩秋則鳩化爲鷹蛇鼠之類輒爲魚鼈蝦蟇爲
鶉雀爲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爲老父授張
良書去復爲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麇爲騏驎
鵠爲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褒姒
玄菟之子二龍滌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
意苴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
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騏
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爲當同案禮記瑞命篇云雄

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
矣於彼高岡鳳皇鳴矣於彼朝陽羣羣萋萋雍雍喈
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卽卽足足詩
云雍雍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
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案魯之獲麟云
有麇而角言有麇者色如麇也麇色有常若鳥色有
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爲鳥云其色赤赤非鳥之色故
言其色赤如似麇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
事色同故言有麇麇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

如是魯之所得麟者若麀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
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
魯所得麟云有麀不言色者麀無異色也武帝云得
白麟色白不類麀故言有麀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
宣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麀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
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麀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麀小
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
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
騏麟鳳皇之類騏麟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

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况後當復出鳳
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騏麟必已不
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
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麀而角者時誠無
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
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
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
騏麟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騏
麟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

以希見言之、有鸛鶴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
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
鳥聖獸、亦與恒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
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
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為富貴表、不為聖賢驗、
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
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鵠麀之
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
化、仁聖之物、何為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於鵠

鵠麀、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
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之性、
隱於恒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
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為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
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
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
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
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
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

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
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
時、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
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
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異、必不
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真者、
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
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
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
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真也。

論衡卷十六終

論衡

卷十六

二十五

論衡卷十七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為聖王來以為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

論衡卷十七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為聖王來以為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

言後
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
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
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
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
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已察人操行莫能
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麟獨能一有自全而字
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
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
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

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於人何以
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
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麟豈獨
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
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
龍之紀使鳳麟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
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
皇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
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

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
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
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
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
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
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
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
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
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

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
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後
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
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
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
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
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
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
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

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遊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為聖來矣。剝巢破卵。鳳皇為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為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窳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黃龍神雀皆

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鳳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

論衡 卷十七
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一有出聖物遭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鳥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為鳥、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鳥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為聖王來、是謂魚鳥為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

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鳥、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為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為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始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

武皇帝西巡符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始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况白魚赤鳥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

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鸚鵡來巢占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麟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鸚鵡鶴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

鸛鶴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著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著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著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

使物物亦不爲天使其來神恠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旣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萑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頰白不提挈關梁不開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也風雨

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褒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褒增過其實也若夫萑脯蓂莢屈軼之屬始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萑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萑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臃夫太平

言復
卷十七
八
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是以為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為之也、能使厨自生肉、是何不使飯自蒸於甌、火自燃於竈乎、凡生是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是、以風之乎、厨中能自生是、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蕙、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蕙不鼓動、言蕙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須蕙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象生肉、足

論之既虛、則蕙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糞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為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糞莢之生、安能為福、夫糞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

雪。實。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莫。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察。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莫。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

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曆。日。於。宸。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

鞅庭未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卽屈鞅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鞅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鞅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若心。

聽

一有獄字

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鞅之草。或時無有。而

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未有屈鞅。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臯陶。觴觥也。儒者說云。觴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

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臯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鯀鯀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鯀鯀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以爲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牲牲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鯀鯀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鯀鯀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

知如以鯀鯀能觸謂之爲神則牲牲之徒皆爲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鯀鯀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鯀鯀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鯀鯀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

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河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玉莽之

時大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羸。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太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

言復
卷十七
十三
曰澱。澱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山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

露如飴蜜者，着於樹木，不着五穀，彼露味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樹木，察所着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

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聖賢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為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濇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為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

君歸罪於為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滅除空憤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病窮病困則雖扁鵲未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為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

孫皆為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家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

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然字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僉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僉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僉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隣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隣善義

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為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為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

論衡 卷十七 十一
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瘟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瘟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瘟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為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為惡也。然則

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烏帑，周楚有禍，繼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為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繫於時，人事未為，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糶在市，一貴

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益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為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

或無、或有、未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成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誡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十七終

